

總有一種愛生生不息

青年讀書會

軍旅作家石鐘山的筆下，「二姐」是一個開朗勇敢、敢愛敢恨的「假小子」；她帶着比男孩子還要「野」的性格，瞞着家人報名參軍；到了部隊，對軍人硬漢、爆破排長胡大進一見鍾情。不料胡大進在一次任務中犧牲。她帶着初戀的憂傷，在很多人不屑的炊事員崗位刻苦鑽研、立功受獎，然後光榮復員，被市公安局選中，為年輕的國寶級刑偵專家程不高做助手。



趙陽

隨着對程不高的工作使命有了越來越深的認知，「二姐」萌生愛意。命運弄人，程不高為了執行國家秘密任務，而不得不「假犧牲」，離開了「二姐」的生活。此時，國家開展戰爭動員，「二姐」毅然參軍，最終犧牲在邊境戰場。故事結尾處，結束了秘密任務的程不高，來到烈士陵園，與墓碑上二姐的照片溫情相視。

這篇《北京文學》2020年第四期

首先是理想的激情。綜觀「二姐」的一生，堅定的理想是她一路前行的不竭動力：「參軍」「做一名優秀士兵」的念頭。而這理想的激情，在小說的其他人物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比如，程不高憑藉畫像天賦，甘願清貧，堅守刑偵戰線屢破大案。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把崇高的理想，融入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運抉擇，推動故事的發展，並沒有因為「理想」的英雄主義，使個人的選擇成為「豪言壯語」的空洞表態。我們能夠看到的是鮮活的小說人物，在追求理想的人生進程中，勇敢地表達着自己真實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從而讓人倍覺親切。

「燃情」之「情」在於報國的真情。小說的敘事背景，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但在閱讀體驗中卻鮮有時代違和感與人物疏離感，這得益於小說對「報國」主題的層層深化。將人物的個人命運置身於愛國主義的洪流，才能永葆鮮活的亮色，使得作品不論放在怎樣的時代去讀、去看，都光彩照人。

這樣的主題和敘事風格，與石鐘山的軍旅題材作品一脈相承，展現出軍事文藝從轉型期中國文藝界多元共生、紛繁複雜的文化生態中突圍而出、與時俱進，呈現出愛國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交相輝映的宏偉交響。

親情是「燃情」之「情」的另一層底色。二姐的父親做了一輩子的軍人，女承父業，前赴後繼；而程不高，其父親生前也是公安戰線的老專家，子承父業，代代傳承。這些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曲折表達，增加了文章的厚度，因為更容易滿足讀者對英雄精神、崇高信仰和家國情懷的探究、嚮往與渴望，並在精神層面上支撐起新時代讀者的理想與人生。

讀《二姐的燃情歲月》，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故事，更是一個讓人備受鼓舞的精神家園。總有一種激情讓我們感動，總有一種生活讓我們嚮往，也總有一種愛生生不息，鮮活於每一個忠於報國的個體與家庭，鮮活於每一個走向強大的日子和時代。



▲《二姐的燃情歲月》將人物的個人命運置身於愛國主義的洪流

繪畫：徐暉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是由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寫，是風靡國際的一部經典經濟學教科書。它討論了自18世紀以來歐美的財富和收入不均的問題，試圖分析全球貧富差距日漸加劇的歷史原因，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其主要觀點認為如果資本的收益率（r）大於經濟增長率（g），將導致財富過分的集中進而促使經濟不穩定。皮克提建議，設立一個全球累進財產稅系統可以促進平等，避免大多數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裏。

這本書一推出就引起了各界的關注。世界銀行的資深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克稱《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是「經濟思想的分水嶺著作之一」；法國歷史學者和政治理學家伊曼努爾·托德（Emmanuel Todd）稱這本書是一

部「名著」和「一部對這個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很大的著作」；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稱這本書「嚴肅的能夠改變輿論的學術思想」，是一本「偉大的、影響深遠的有關貧富不均的沉思錄」。

與主流經濟學教材不同，這本書雖不夠另類但也不枯燥，文中通過深入淺出的解析，迴避了太多繁複的公式、函數、運算，將社會經濟生活中繁複雜、看似毫無關聯的一些社會現象和富有邏輯性的思維框架結合起來，為嚴肅的經濟學理論增添了幾絲人間煙火味，展示了豐富的經濟學想像力。

比如作者採用了相當罕見的寫作手法，援引了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高老頭》、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理性與感性》等著作，採用證據與再現形式的相互支撐，通過小說中對人物、社會關係以及生活資料的描述，勾勒出了十九世紀歐洲社會中財富分配、經濟活動與階級互動的現實場景，進而再現了當時的貨幣計算方式與社會貧富差距影響的模型，從而讓不具備經濟學背景的讀者，對這些充滿邏輯性的數理模式與學術論辯，也變得容易理解。

此外，文中通過列舉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不同民族國家的統計數據，包括勞資所得、稅務資料、財產繼承制度、賦稅制度等，呈現出了當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狀況，提出了自成體系的一套理念。正如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C. North）所說，經濟學的力量就在於它是一種思維方式。相信此書的目的之一是引導讀者學會經濟學推理方式，從而能夠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

雅俗共賞話李漁

覃白璐

自從拜讀了明清文人李漁的作品，了解了此人生平之後，我就一直很想向大家介紹這位文人了。李漁何人？你可能沒聽說過這人，但你一定聽說過他的一部作品——《肉蒲團》。沒錯，就是那本大家談論起來香艷四溢的章回體色情小說，在香港好幾次被改編成電影搬上大屏幕。

如果你以為他只是明清時期一個三流小作家，那就大錯特錯了。李漁這人非常有才，《肉蒲團》不過是他其中一部作品，他的主業還不是在寫通俗小說呢，人家最大的成就是戲劇方面，是個不折不扣的戲劇大家。

李漁自幼聰穎，飽讀詩書，年幼時輕鬆通過童子試，本以為今後能考取功名仕途順利。後來名落孫山，又遭遇明清朝代的更替動盪，身心俱疲的李漁先是歸隱故居，其後又遷至杭州尋求個人發展。杭州定居的日子，李漁找到了自己事業發展方向——戲劇和小說創作。李漁創作出大量戲曲劇本，並建立起自己的戲劇團，並在全國各地四處進行表演。這個戲劇團讓他一時名聲大噪，不僅紅遍大江南北，更是賺得盤滿鉢盈，同時還極大地普及和推動了戲曲文化，尤其是江南一帶的崑曲，真可謂名利雙收。

晚年時期的李漁，在豐富的戲劇創作以及豐富的舞台演出經驗基礎上，還創作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戲劇理論巨著——《閒情偶寄》，該書前半部分闡述了戲劇理論、戲曲

表演方法等；後半部分則是談論娛樂、養生之道、家居生活美化等，提出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美學思想。他也因此被後世譽為「中國戲劇理論始祖」，甚至「中國的莎士比亞」。

我讀了他的其中一部作品《十二樓》，是十二則故事組成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每個故事以一個樓命名。書中內容讓我大為驚奇，李漁的故事描寫得繪聲繪色，有些故事放到現代來看都是重口味級別的，但從中也傳遞了作者對於個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肯定，這在當時的社會可謂是一種進步前衛的思維。

李漁還是個交際面極廣的人，和名流、達官貴人們都有來往，甚至還和蒲松齡等文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而其作品是當時暢銷書，各類盜版猖獗，為了捍衛自己的版權，李漁甚至開設了出版社——芥子園書舖，除了出版和發行他本人作品外，還銷售他設計的籤帖以及其他文化用品。李漁如果活在現代，就是一個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既有才華和作品，又知道如何經營自己的帝國，還善於和社會名流名人交際。

當時一些正統文人看不起李漁，說他「有文無行」（雖有文才而人品不好），他也不屑於去為此爭辯。而《肉蒲團》也許對李漁來說，不過是他一時消遣隨意而作，居然會成為後世認識他的代表作，也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這個雅俗共賞的李漁，值得大家好好去讀讀他的作品。

一個尋求自我救贖的故事

虎哥

虎歌

可以說，《南方車站的聚會》是我近年來最喜歡的華語電影了。

刁亦男鏡頭下，盡是中國底層小城。《白日焰火》裏是東北，這部電影裏是南方，可能是湖北，不過這個故事的原型是發生在貴州。與發展日新月異的大城市，這樣的小城似乎被忽略了，帶着過去的痕跡靜靜地呆在時代裏。鏡頭下的小城街道油膩雜亂，居民樓和庭院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感覺，各類小廣告和招牌透着基層特有的商業氣息，警匪追逐的居民樓亦是危樓，亂搭的晾衣杆和歸屬明確的雜物佔據了走廊的空間，垃圾扔在門口或是天井裏。落後並不是真實的唯一一面，還有躍然銀幕上的煙火氣。

跟《白日焰火》裏東北冰天雪地的感覺不同，天氣暖的南方有世俗化的夜生活、泳場、餛飩攤、夜市，小城畢竟是人們生活的地 方。一體兩面才是這些地方的本性。鏡頭整體的風格是寫實，但也根據故事的發展，會有一些寫意的鏡



▲刁亦男在電影中靈活運用光線，拍出來就是南方小城那種陰沉、潮濕又有生機的感覺

頭，桂綸鎂扮演的陪泳女着黑衣站在海邊，還有男女主角暗夜在小船上的場景讓人印象深刻，還有閃回式的小短鏡，再搭配上很多非專業演員，感覺南方小城就這樣，除了表還有裏。

這樣的小城很適合這個故事。人本質化的善和醜也是一體兩面。這是一個關於懸賞花紅的故事，虎歌扮演的罪犯知道自己逃無可逃後，決定做局要把自己的懸賞金留給妻子。圍繞這筆錢，關於人性的

這些情節大概也可以想到，但導演用了極簡的手法來表現這些起承轉合的轉折，不經意也是合理的，生活化的推進情節讓懸疑更抓情緒。因為故事裏的懸疑不是破案，而是人性。小城裏殺人案是大事，糾葛的善惡可是日常。一個真實的人，他的貪婪、善良或者害怕不是從頭到位，而是體現在每個行為的決定裏。如果鏡頭是個第三者視角，誰又會去在意日常生活中他人的舉動，知道結果影響到自己。比如黑幫開會，黃毛拔槍射擊，觀眾就像是在現場目睹，並不會有那麼多戲劇化，但會被震驚到。

在《白日焰火》裏，也有類似場景。我覺得這種方式太對味。怪不得在法國康城影展放映時，昆頓·塔倫天奴要起立鼓掌。當然，跟拍小城一樣，對犯罪的描述也會在寫實裏有寫意，暴力就是日常械鬥，但也有雨傘穿過身體還打開的鏡頭。

還要盛讚一下電影的色彩，特別是光線的運用，拍出來就是南方小城那種陰沉、潮濕又有生機的感覺。我想如果有一天《靈山》要拍成電影，那些小城也是這種感覺吧。

寧折不彎的苔絲

王誦詩

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托馬斯·哈代1891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德伯家的苔絲》，以生動的筆觸，深摯的情感，詩意的語言，塑造了一個純樸美麗苔絲的鮮明形象，這個生長在古老的威塞克斯土地上的鄉村少女，周身洋溢着大自然的清新氣息，有着大自然女兒的優秀品德，熱愛生活，感情真摯，自強不息，心地善良，在厄運面前寧折不彎，頑強抗爭，無疑是「詩情的化身」，有着「純潔之美」。

據說苔絲祖上是古老高貴的爵士世家，父親卻是做小生意的鄉巴佬，拉車老馬被撞死以後，生意無着，生活陷入困苦，苔絲不得不去特蘭嶺找所謂的本家認親，尋求好運，給瞎眼老太太德伯維爾照顧她消遣的小小養雞場，但老太太的兒子亞雷克玷污了苔絲。遭受傷害的苔絲回到家鄉，通過母親朋友介紹，苔絲來到塔爾勃塞奶牛場做擠奶工。

綽約多姿的苔絲心靈手巧，每天熟練地擠牛奶，大夥兒都注意她、喜歡她，一個青年理工克萊爾覺得苔絲太可愛了，自言自語地說：「那個擠奶女工是多麼清新、純潔的大自然女兒喲！」擠奶雖然辛苦，對苔絲來說，卻是愉快的，收穫了極其珍貴的愛情。

好事多舛，新婚之夜，誠實的苔絲把和亞

雷克相識及其後果全都告訴了克萊爾。她的敘述結束，外部景物經受了一番變幻，壁爐裏的炭火變得鬼頭鬼腦、怪模怪樣的，事情實質已經發生變化，克萊爾的臉頓時憔悴蒼老，內心深處如同癱瘓。不久，克萊爾無情地離開了苔絲，一個人去了巴西。

孑然一身的苔絲回家不久，就離開家鄉洛特，到一個牛奶奶場打零工，自食其力。昔日的女友瑪蓮邀她到弗林庫姆摩農場幹活，她來到這個氣候惡劣的不毛之地，掙點可憐的工錢。打穀場上，機器不停轟鳴，苔絲無休止地解着麥捆，苦苦地幹活，還要忍受亞雷克三番五次地來此糾纏。心有所依，一直等待克萊爾回來的苔絲，寫信給自己的丈夫。

單純的苔絲再一次上當受騙，聽信亞雷克的謊言「克萊爾永遠不會回來了」，被迫和亞雷克同居。當克萊爾出現在她面前時，一切都晚了。

憤怒的苔絲殺死了亞雷克，和克萊爾度過幾天美好的光陰，享受着幸福，平靜地對來抓她的人說：「我準備好了，走吧！」苔絲被「明正」典刑，但苔絲聖潔的魂魄並沒有消失，「一個純潔的女人」，就像那白色的石碑，永遠矗立在綠色草地的邊緣上。